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方苞曰、北書續數相近ク シテ誤ルナリ、或曰、髮ヲ擢テ而テ之ヲ續クモ、尚以テ其罪ノ長キニ比ス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

莝豆其前、莝ハ寸斬ノ藁ナリ、豆ニ雜ヘテ、以テ馬ニ飼ス、莝豆兩物ナリ。

不上計注凡郡長治民、札記郡掌治民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ト、續漢百官志ト合ス、各本掌ヲ長ニ誤ス。

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暗伏後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囚徒。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暗伏後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曰。劉氏以爲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

平原君曰賢而爲友者、札記友ヲ友ニ作ル、云フ索隱本交、各本友ニ作ル、雜志云、隸書交字、或ハ友ニ作ル、又下勝之友ニ因テ誤ル。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錢大昕曰、是歲昭王四十二年、即趙孝成王ノ元年ナリ、平原君ハ惠文王ノ弟ト爲ス、孝成ニ於テ叔父ト爲ス、惠文已ニ歿ス、當ニ更ニ弟ト稱スベカラス。

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賢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索隱曰。上爲如字。下爲音于僞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上句ハ他人ニ屬ス、人ト云フ者ハ、固ヨリ知リ易キ者ニ非ザルヲ謂フ、下句ハ自己ニ屬ス、人ヲ知ルモ、亦未ダ易カラズト謂フナリ。

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蹠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憨。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

（虞卿傳）

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因城河上廣武。

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鄭氏頗音疋波反。

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

徐廣曰。五十二年。

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

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

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馬服子注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淩稚隱曰、馬服君ノ子、故ニ馬服子ト曰フ、索隱非ナリ。

從唐舉相ノ相ハ、人相ヲ觀ルナリ。

持國梁政ハ、札記持國梁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此三字ヲ出ス、各本下ニ政字アリ、雜志云、後人ノ妄增ナリ、御覽人事部引テ政字ナシ。

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正義曰。不待禮曰干。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乘。服虔曰。乘。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鬲膝攣。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卷。○索隱曰。上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蹙音烏曷反。蹙鬲。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

魋頭注索隱曰上魋ハ、札記云、上字當ニ衍ナルベシト、按ニ魋ハ小熊赤黃色ナリ、注魋梧ハ猪魋梧ノ如シ、壯大ノ意ナリ。

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刺齒二字。當作糂。又作齍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爲糂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暗接上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

持梁刺齒肥ハ、梁ハ當ニ糂ニ作ルベシ、注同ジ、刺齒ハ、札記云、二字、御覽三百八十三、又七百二十九、引テ並ニ糂ニ作ル。

秦王必困君、札記云、秦王二字疑フ衍ナラン。

子常宣言、札記云、御覽四百六十三、元龜八

百九十、引テ並ニ晉ニ作ル、各本皆ニ作ル、誤ル。

蔡澤曰吁ハ、孔安國曰、吁ハ疑怪ノ辭ナリ。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胡三省曰、春ハ生ジ、夏ハ長ジ、秋ハ實ヲ就シ、冬ハ閉藏シ、各其功ヲ成シ、而テ相代謝スルヲ謂フ、札記云、御覽引テ、下ニ未成者來ノ四字アリ。

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札記云、策ニ澤流千世稱之而無絕ニ作ル、是ナリ。

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細反。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

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辱。然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

以其君父爲僇辱注索隱云云、淩稚隆曰、僇字ノ解、本文ト同ジカラズト、按ニ僇亦辱ナリ、其君父ヲ以テ僇辱ノ人ト爲スナリ。

周公輔成王也從不亦聖乎、札記聖上忠字アリ、

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僇。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云フ王柯淩本忠字ナ脫ス。

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廣批患。謂擊而卻之。折音之列反。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結上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賢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

恐忠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嗷。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嗚。○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嗷音皎。○正義曰。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爲田搏所殺。然太史嗷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積粟。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

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悍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

或欲大投或欲分功ハ、戰國策注云、大投ハ全勝ヲ謂フナリ、分功ハ勝者ノ獲ル所ヲ分ツナリ。

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詘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騶謂投。投。投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

吾聞欲而不知止云云、札記云、止足二字、互ニ誤ル、足ト欲ト韻ナリ、止ト有ト韻ナリ。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子。范雎蔡澤也。雎厄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弃商。

長袖淳韓多錢齊賈ハ、二人秦ノ獄ニ因リ、其功ヲ成スヲ得ルニ喻フルナリ。所謂一切辯士ハ、荆燕世家、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一切ハ猶一例同時ノ如キナリ。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攜。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並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絕之。獨不愧穎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

楊維禎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擢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爲戒。必俟夫澤之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惑。應侯之退。已合退于詩藥賜死之時。而律死不退。使非澤乘其日昃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雎于王。而攻雎于雎。亦以雎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以寤雎者。故雎決于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雎。不數月。即翩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逐我。優游于秦以封君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黃震曰。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雎。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雎遠交近攻之策。眞有益於秦。澤特竊旅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雎以離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雎功成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羅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辯士也。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祕。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雎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雖容。遇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辯雄矣。然以功成當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理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一因人讒。遂弃相印。與雎亦不旋踵。蓋不徒言而已。以秦之少恩。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之謂矣。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蓋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云云ハ、方苞曰、樂氏賢多シ、故ニ其前後世繫ヲ詳ニシ、因テ以テ章法ト爲ス。

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云云ハ、淺稚曰、太史公詳ニ樂毅燕ニ入ル始末ヲ敍ス、蓋毅他日燕惠王ニ遺ル書ノ意本ト爲ス。

南敗楚將唐昧於重丘。注索隱曰平原、札記云、鹽城云、平原ハ齊ノ四北ニ在リ、南ト云フヲ得ズ、左氏襄十七年傳ニ、飲馬於重丘、杜注重丘ハ曹邑ト、此時當ニ楚ニ屬スベシ。按三晉於觀津、札記云、津當ニ澤ニ作ルベシ。

齊霸國之餘業也ハ、胡三省曰、齊桓公天下ニ霸タリシヨリ、國以テ强大ナリ、田氏其餘業ニ藉ル。

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爲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先以齊之强也。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

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嚼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嚼。進說之意。○索隱曰。嚼音田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前自矜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之餘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

樂毅約趙惠文王云云ハ、札記嚼說樂ニ作ル、云フ索隱本說字アリ、胡三省曰、利ヲ以テ之ヲ誘フヲ嚼ト曰フ。

使樂毅約趙惠文王云云ハ、方苞曰、趙ニ結ビ齊ヲ破ル、設ノ惠王ニ報ズル書ニ具ス、故ニ敍次過詳ナルヲ得ズ。

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ヘ、胡三省曰、王代ウシム、其意善カラズ、將ニ之ヲ誅セントスルヲ知ルナリ。

卽墨未服。正義曰。卽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

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

故樂能而授官者云云、李延機曰、功ナ成シ名ナ立ツ、是一篇ノ主意ナリ。

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蹈燕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緣此所以任燕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

皐之濟上注正義、札記濟上在濟水之上ニ作ル、云フ官本此ノ如シ、各本錯シテ濟水之上在皐上ニ作ル。

故鼎反乎磨室ハ、札記磨室ニ作ル、注同ジ、云フ刻刻、各本磨ニ誤スト、李光縉曰、磨晉歷、周官遂師掌磨、亦晉歷、字典云、戰國策磨室ニ作ル、今磨室ニ作ル、誤ルト。

先王以爲慊於志ハ、札記云　此慊字ニ慊ト訓シ、足ト訓スベシ、注塞隱非ナリ。

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磨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緣此所以受封

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方苞曰、其本志ヲ變化セザルナリ、國策不改ニ作ル、或ハ字ノ訛ナリ。

離毀辱之誹謗隳先王之名ハ、胡三省曰、離ハ罹ト同シ、隳ハ毀ト同シ、毀ナリ。以幸爲利ハ、余有丁曰、爲利ハ、即所謂燕ノ敝ニ乘ズル者、索隱ノ解、未ダ明ナラズ。不出惡聲注正義、札記云、官本君子上ニ言字アリ。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暗指惠王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計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君王之問遠矣、注夏侯玄ハ、三國魏ノ人ナリ。

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疎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逕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萬人願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閒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

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雍善之風。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翦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乎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居二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索隱曰。閒閒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

室有鬬云云ハ、浚稚隆曰、室家ニ事アル、甘ナ盡シテ以テ、他人ニ告グ可カラザルナ甘フ、二子當ニ燕ニ歸ルベシ、燕ノ過ナ明カニシ、而テ趙ニ居ルベカラザルナ謂フナリ。

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爲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君取。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爲之。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

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閤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謀。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爲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朋乘繼將。芳規不渝。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鎭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卽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殊政。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幷兼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强。六國陵夷。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亡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幷國。滅姓善後。而無事者。卽其與二城爲守。孰若勸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浹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謂亂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爲桓文。惜不及此也。

黃震曰。樂毅爲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爲也。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卽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及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效戰國反覆。復爲趙而讎燕。去就無慊。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義之入于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終

趙惠文王十六年云云取晉陽、札記陽皆ニ作ル、云フ索隱本陽晉ニ作ル、各本誤倒スト、錢大昕曰、六國表ヲ按ズルニ、惠文十五年、齊ノ昔陽ヲ取ル、卽樂毅齊ヲ破ルノ歲ナリ、此傳ト世家トハ十六年ニ作ル、疑フ誤ナリ、表ト世家トハ昔陽ニ作ル、而テ此ニ晉陽ニ作リ、索隱又陽晉ニ作ルし趙宦者令繆賢ノ繆、音眉救反。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紀頗）索隱曰。陽晉。衞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衞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城。在今晉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爲後相如訂使眼目）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挿入頗）可（專敘相如）

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

舍相如廣成傳舍、札記下ノ舍字ナシ、云フ各本傳下舍字ヲ衍ス、索隱本ナシ、雜志云、魏都賦廣成之傳張載注、引テ亦ナシ。

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章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

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

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存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案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缶音缶。○正義曰。缶音餅。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請奉盆缶秦王、札記奉ヲ奏ニ作ル、云フ舊刻奏、御覽四百三十三、又七百五十八、元龜八百四十八、寶字記五、引ク並ニ同ジ、各本奉ニ作ル誤ナリ、雜志云、奏ハ進ナリ、上文請奏瑟ト日フト正ニ相對ス、

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是以位下遷爲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

文選西征賦注、引テ奏ニ作ルト、按ニ觀ハ缶ニ同ジ、ほとぎト訓ズ、音不。

五步之內云云、五步ノ內ハ至近ヲ言フ、以頸血濺大王ハ、己レノ血ヲ王ニ濺グナリ、秦王ヲ殺サントスルヲ反言スルナリ。

位在廉頗之右ハ、通鑑注、毛晃曰、人道ハ右ヲ尙ブ、故ニ左右手ノ右ハ、右ヲ以テ尊ト爲ス。

有攻城野戰之大功ハ、札記云、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テ並ニ大字ナシ、治要通鑑同ジ。

與廉頗爭列ハ、毛晃曰、列ハ行次ナリ、位序ナリ。

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爲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與廉頗同列ハ、札記云、頗當ニ君ニ爲ルベシ、文選感遇賦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竝ニ引テ君ニ作ル、治要同シ。

肉袒負荊ハ、胡三省曰、荊ハ笞ツ所以ナリ、故ニ之ヲ負ヒ、以テ罪ヲ請フナリ。

刎頸之交ハ、胡三省曰、燃犀別契ニ、其首ヲ刎斷スト雖モ、顧ル所ナキヲ言フナリ。

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鬪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閒。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結前起後）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突起）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

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云云ハ札記趙ヲ租ニ作リ、云フ舊刻租、各本誤テ趙ニ作ル。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胡三省曰、平原君ノ家臣、事ヲ用ヒテ租稅ヲ出スヲ肯ンセザル者ナリ。

將勇者勝、將ハ將帥ナリ、故ニ下文承クルニ令趙奢將救之ノ將字ヲ以テスルナリ。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接上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卽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閒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

胥後令邯鄲ハ、錢大昕曰、五字當ニ一句讀スベシ、邯鄲ハ趙王ノ都スル所、當ニ趙王ノ令ヲ待ツベキヲ言フナリ。

許歷復諫。注完而不髡曰耐。前漢高帝紀注、應劭曰、輕罪髡ニ至ラズ、其髡ヲ完ウス、故ニ耐ト曰フ、耐ハ頰旁ノ毛ナリ。

先據北山上者勝、注正義至閼ノ閒、疑フ去字ヲ脫ス。

若使柱而鼓瑟耳、胡三省曰、瑟ヲ鼓スル者、絃ニ緩急アリ、絃ノ緩急ヲ調スルハ、柱ノ運轉ニ在リ、若シ其柱ニ操セバ、則絃得テ調スベカラズ、緩者ハ緩ニ一ニシ、急者ハ急ニ一ニシ、活法ナシ。奢不能離ノ離ハ、之ヲ辨折スルナリ、括易言之ノ易ハ、輕ナリ。

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伏案冷語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

身所奉飯飲、札記云、治要飲字ナシ、疑フ衍ナラン、通鑑亦ナシ、奉飯デ捧ト曰フ。

予軍吏士大夫、札記云、士大夫三字疑フ衍ナリ。

王以爲何如其父、通鑑何字ヲ刪ル。

母置之、胡三省曰、置ハ止ナリ、廢ナリ、置之ハ、此事ヲ廢置シ、止メテ言フ勿レト言フナリ。

有如不稱云云、胡三省曰、不稱ハ、任ニ勝ヘザルヲ言フ、隨坐ハ相隨テ罪ニ坐スルナリ、此ヲ觀レバ、則古者敗軍ノ將、罪併テ其家ニ及ブヲ知ル。

有何怨乎八、札記云、有讀デヌト爲ス。

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頗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爲信平君也。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云云、方苞曰、李牧功

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李牧。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李牧者。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

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爲大。非以幕帟爲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一寬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反前不亡失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

趙遣二頗。以上紀。此二毛。始。書。相如病篤。趙奢死。廉頗奔。特。所惟牧。以上紀。奢。破。書。後。奢。末。具。李牧。燕。攻。後。乃。頗。魏。居。事。間。二。頗。趙。更。二。頗。事。其。後。殺。故。頗。事。終。而。代。門。注。義。札。記。故。云。下。代。字。云。官。本。代。字。各。本。脫。急。入。保。胡。三。省。曰。齊。陸。牧。而。自。保。

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胡三省曰。屢賞。

而之。用。以。戰。乃。具。選。車。云。云。胡。三。省。曰。車。騎。皆。其。堅。具。者。選。之。

以數千人委之。胡三省曰。委。棄。之。敵。

趙悼襄王元年云云。方苞曰。頗奔。牧將。而。之。前。後。顧。頗。亡。自。安。趙。逃。亡。趙。世。家。武。遂。燕。趙。交。城。札。秦。破。趙。云。云。作。云。二。倒。錢。大。所。曰。趙。誤。武。城。作。武。遂。燕。趙。交。

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侯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駰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暄。劇辛本趙人。仕燕者。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閒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相州鄴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曰。齮音蟻。封李牧。

在リ、秦兵未ダ其地ニ至ルヲ得ズ、恐ラクハ上ニ武遂方城ノ交アルニ因リ、誤テ遂字ヲ衍スルノミ。

李牧司馬尚欲反ハ、方苞曰、國策ヲ按ズルニ、牧譬短キヲ以テ、木ヲ用テ之ヲ接ス、郭開誣ルニ刃ヲ懷クヲ以テシ、而テ死ヲ賜フ、文甚明カナリ、其反ト曰ヒ、捕斬ト曰フ者、趙史ノ誣詞ナリ、六國惟趙史尚存ス、故ニ遷敢テ冀聞ヲ錄セズ、而テ後論ニ於テ之ヲ發ス、然ルニ欲反ト曰ヘバ、則實跡ナキ知ルベシ、使人微捕ト曰ヘバ、則謀反ノ迹見ハレテ、名ヲ正シ之ヲ誅スルニ非ル知ルベシ、此又遷ノ微指ナリ。

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桓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與客傳文異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奪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飈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爲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廉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彊秦。以禮爲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黃震曰。藺相如庭辱彊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弃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刑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又曰。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槩。令人千載王世貞曰。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詒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

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歷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滑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滑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鄡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云。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伏後案 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掇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徐廣曰。轉。車軸頭也。音衛。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

掾。臨菑市掾。掾。市官屬。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軸。與古賀美卜訓。俗云。眞棒。輪。先。長。出。故。遁走。際。混雜。他車。相擊。避。其末。剪斷。而。鐵籠。以。其先。塞。堅。固。鐵。板。轄。久佐比卜訓。

八古之跂ト訓ズ、輒ノ淺ル所ナリ。

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云云ハ、食スル毎ニ、飯ヲ庭ニ散シ以テ先祖ヲ祭ルト云フ、故ニ鳥飼ヲ得テ下リ

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兵威在不測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

食ムナリ、燕人ナシテ怪マシムル爲ナリ。

毎出約束必稱神師ハ、胡三省曰、田單衆心ノ未ダ一ナラザルヲ恐ル、故ニ神ヲ假リテ以テ其衆ニ令スルナリ。

其欲出戰ハ、札記其ヲ俱ニ作ル、云フ蓋刻俱、各本其ニ譌スト、通鑑共ニ作ル。乃身操版插ノ插ハ、鍾ニ同ジ、すきナリ。

使老弱女子乘城ハ、乘ハ登ナリ、城ニ登リテ守ルナリ。

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毎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郎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一本作鎰令即墨富豪遺

齊人追亡逐北八、胡三省曰、亡八逃亡人、北八奔北人、逃亡者必奔北者八之人追之、奔北者八之人逐之、毛晃曰、人道南面而北、故北八俗人、故古昔堂北字以背為北、背亦俗人、敗走人以北為北者、之亡俗人而走北八取北之義。

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懈怠後擊之）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索隱曰安平君、札記云、單ノ傳未ダ完カラザルニ似タリ、今攷フベカラズ、鑑大昕曰、史其後事ヲ叙セズ、趙世家ヲ攷ルニ、孝成王元年、齊安平君田單、趙師ヲ將キテ燕ノ中陽ヲ攻メテ之ヲ拔ク、二年田單相トナルト、即齊王建ノ元年ナリ、豈襄王既ニ歿シ、單遂ニ齊ヲ去テ趙ニ入ルカ。通人開戸注正義及被卒燒墟墓ノ被ハ、札記則ニ作ル、云フ則ヲ被ニ誤、考證改ム。初悼齒云云ハ、札記云、王柯凌本淳ヲ悼ニ作ル、按本中統游本、此段索隱ニ楚ノ後ニ在リ、疑フ後人增ス所ナリ、王本上ニ連ネ一格ヲ空ウス、恐ラクハ非ナリ、今舊刻王柯凌本ニ依ル。）

聞畫邑人王蠋賢ハ、通鑑注ニ畫ニ作ル、胡三省曰、畫邑ヲ以テ畫邑ト為スハ、孟子齊ヲ去リ畫ニ宿スルヲ以テ據ト為スナリ。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輭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墟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一本作淖。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悼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正義曰。嫩音皎。）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歌。○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

遂經其頸於樹枝云云、胡三省曰、經ハ絞ナリ、縊ナリ、頸ハ頭莖ナリ、自奮ハ、自ラ奮起シテ還リ鄉ツナリ、脰ハ頸ナリ。

淄邑、蠋所居卽此邑。因淄水爲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亨。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了前案求諸子。立爲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尙奇兵。斷軸自免。反閉先行。羣烏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强齊之衆。棲田單于卽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邵經邦曰。毅之尅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與于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湣王耳。亦無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爲齊有也。戮一湣王。求其所以代湣王者。亦不爲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爲重。而以全燕爲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爲念。而以必得爲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卽墨之云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魯仲連鄒陽列傳注索隱云、陳沂曰、傳ヲ同ウスル者、或ハ其事同ジク、或ハ其趣同ジク、或ハ其事同ジク、或ハ其趣同ジク、而テ時以テ之ヲ問ツルニ足ラズ、刺客等傳ノ類ノ若キナリ、宋隱謂ル、鄒陽ハ、漢景帝ノ時ノ人ナリ。

不肯仕官任職ノ官、札記官ニ作ル、云フ蔡本中統酒刻游本官ニ作ル、他本並ニ官ニ誤ス。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索隱曰。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曰。俶。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諾。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

今齊湣王已益弱ハ、鍵大昕曰、此時齊湣王ノ死ヲ距ル已ニ二十餘年ナリ、文ニ今齊湣王ト云フ、其人尚存スルニ似タリト、札記云、鮑注國策云、湣王二字ヲ衍ス。尊案昭王爲帝ハ、鮑彪曰、謚ヲ稱ス、當時ノ語ニ非ズ、此必追書ノ辭ナリ。

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

魯連見新垣衍、札記云、游本魯ノ下仲字アリ。

衆人不知則爲一身ハ、鮑彪曰、知ラザル者、其木ヲ抱テ死スルヲ以テ、自ラ養フ無シト爲ス、其世ヲ非スルヲ知ラザルナリ。

過而爲政於天下ハ、札記云、雜記云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ハ猶甚ノ如キナリ。

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過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與趙不去者。非爲一身。衆人不知。則爲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正義曰。至過字爲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爲秦百姓。○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此語不可爲訓。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烈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

周烈王崩。注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札記。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作ル、云フ此十ト七ト互ニ誤ル、故ニ正義紀表ヲ引テ、以テ之ヲ糾ス、各本紀表ニ依テ改ムレバ、則正義賛ナリ、今舊刻毛本ニ依ル。

東藩之臣因齊ハ、札記云、志疑云、齊字衍ナリ。

齊威王勃然怒曰云云、陸深曰、連ノ意謂フ、威王ノ周ヲ叱スルニ敢テスル者、亦其求ニ忍ビザルヲ以テノ故ノミ、然ルニ周天子ヲ以テ諸侯ニ求ム、亦事ノ常、怪ムニ足ル者ナシ、蓋趙ノ秦ニ於ル、敵ノミ、

尤當ニ忍ビザルベシ、而テ奈尤當ニ之ヲ趙ニ求ムベカラザルヲ謂フナリ。

九侯鄂侯注正義溢陽ハ、札記陽ニ作ル、云フ官本溢、各本溢ニ誤ス。

茨里之車ノ茨、札記隔ニ作ル、云フ蔡本蒼刻毛本隔、他本茨ニ作ル、通鑑亦隔ニ作ル。

齊滑王將之魯云云ハ、錢大昕曰、世家ニ據レバ、則魯ニ之キ、鄒ニ之ク、兩事俱ニ國ヲ失フノ後ニ在リ。

子安取禮而來君、札記ニ云、來下待字ヲ脫ス、當ニ趙策ニ依テ補フベシ。

攝衽抱机ハ、札記抱ヲ抱ニ作ル、云フ官本蒼刻毛本淩一本ヲ引テ抱ニ作ル、他本並ニ枹ニ誤ス。

比於紂之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愈激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正義曰。怏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邪。○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溢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滑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按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索隱曰。机音紀。○正義曰。筦音管。籥。音藥。攝衽抱机。一本作抱枕。索隱曰。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殺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籥。卽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滑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偕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乘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將使其子女讒妾ノ說ハ假ナリ。

魯連辭讓使者三ハ、札記云、使字衍ナリ、趙策無シ、類聚人部、御覽封建部、人事部、並ニ辭讓者三ニ作ル、文

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

遡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ヲ並ニ辭讓ニ作ル。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札記謂字ナシ、云フ各本所下謂字ヲ衍ス、舊刻無シト、通鑑亦謂字ナシ。

解紛亂ハ、札記云、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文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注、荀悅傳注、引ヲ皆亂字ナシ。

齊田單攻聊城歲餘注徐廣曰案年表云、錢大昕曰、六國表ヲ按ズルニ、田單聊城ヲ攻ムル事ナシ、惟燕武成王七年、田單中陽ヲ拔クヲ書ス、乃長平ノ前五年ニ在リ、又聊城ニ非ズ、或ハ徐廣ノ誤ヲ疑フ、今細ニ徐氏文義ヲ繹ヌルニ、特ニ仲連遺書梁ノ事アルヲ以テ、時代ヲ推檢スルニ、當ニ長平ノ後十餘年ニ在ルベシ、以テ史公二十餘年トスルノ誤ヲ正ス、年表田單ノ事アリト謂フニ非ルナリ、仲連遺書ノ燕將ハ、必樂毅ト同時ニ非ズ、蓋其事燕

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

王喜ノ世ニ在リ、別ニ偏師ヲ以テ齊城ヲ降シ、讒ヲ懼レ敢テ歸ラザル者アリ、仲連ノ言ヲ用ヒズ、以テ身死シ城屠ラルルニ至ル、史公書スル所、之ヲ戰國策ニ較スルニ其實ヲ得ト爲ス、吳師道田單趙ニ相タルノ後、必復齊ニ返サズト謂フ、亦恐ラクハ未ダ然ラズ、孟嘗君樂ニ相トシ、而テ歸リ以齊相ト爲ル、此其證ナリ。

爲書約之矢ハ、胡三省曰、書ヲ以テ圍縛シ、矢ニ束縛スルヲ謂フ。勇士不怯死而滅名ハ、札記怯ヲ卻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卻、故ニ注避死ト云フ、各本怯ニ誤ル。

齊之南陽注索隱卽濟、札記卽齊ニ作ル、云フ各本齊ヲ濟ニ誤ス、今改ム。

士無反外之心、札記云、外當ニ北ニ爲ルベシ、北ハ古ノ背字ナリ、齊策北ニ作ル。

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卽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卽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曰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明燕之絕救。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卻楚軍。推聊城之守之得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說之歸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開之降齊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衞。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衞。衞公子荊。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衞。富比陶衞。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

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則曰獲也。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爲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索隱曰。曹沫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

棄忿惋之節ノ恨、亦忿ナリ。

吾與富貴而詘於人ノ詘ハ、屈伸ノ屈ナリ。

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惋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惋於綠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乃從獄中上書云云ハ、焦竑曰、茜評、此篇分テ十段ト爲ス、今只五大段ト爲ス、更ニ序アリ、首四句ハ曾子ニ似タリ、背者荊軻コリ少加憐焉ニ至ル、是第一段、孝王ノ讒ヲ信ズルナキヲ冀フナリ。

太白蝕昴ハ、札記云、索隱本蝕ヲ食ニ作ル。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皐。漢書並有傳。蓋以銜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閒。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閒。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閒。故杜預曰。介。猶閒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華亭鄒陽之怨）而負累。正義曰。謂不以罪死爲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烈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衞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衞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上二事不足特爲此兩句設以起下文）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主。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衞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爲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爲謬。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

諺曰有白頭如新云云、集解曰、此コリ三王易爲也ニ至ル、是第二段、讒ヲ信ゼザルノ利ヲ舉ゲテ、今人主數句ヲ以テ之ヲ望ムナリ。

爲燕尾生注索隱聶秦於秦札記下秦ヲ齊ニ作ル、云フ齊ヲ秦ニ誤ル、今改ム。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輧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此上言二子慕燕魏之義而效死以諷秦王之知己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此下方言燕魏之知二子觀此一句方明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羸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曰。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答反。此一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

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齊威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竝通。矸音公禪反。矸者。白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骭。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此下即上行合于志豈移於浮詞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此下皆舉宋之信讒逐士以自危者以弧梁王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接。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爲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訾。言其不純金。賈者欲其必售。同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爲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竝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矣。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剖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此更端言齊晉晉用士秦越用士不終卒歸梁王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

朱象管蔡是矣、朱ハ堯ノ子丹朱ナリ、象ハ舜ノ弟ナリ、管蔡ハ周ノ管叔蔡叔ナリ。是以聖王覺寤云云、集解曰、此ヨリ豈是道哉ニ至ル、是第三段、讒ヲ信ズルノ害ヲ擧ゲ、而テ亦今人主數句ヲ以テ之ヲ結ムナリ。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礼記云、淡而文選能字於字ナシ、苦川淇園曰、子之田常、蓋此ヲ借リ以テ巧佞淫奸惑ヒ易キノ臣ヲ謂フ。

夫晉文公親其讎云云、張晏曰、寺人勃鞮、晉獻公ノ爲ニ文公ヲ逐テ其股ヲ斬ル、文公位ニ即クニ及ビ其首ヲ用ヒ、

以ヲ呂郤ノ難ヲ免ル、管仲射テ桓公ノ帶鉤ニ中ツ、而テ用テ相トス、皆川淇園曰、管文齊桓、能ク仇讎ヲ用フル者、即善ヲ欲シ厭クナキノ意ナリ、又曰、何則一句、乃其能ク强霸一匡ヲ得ル所以ノ者、亦唯其誠心天下ヲ愛フル故ヲ以テ、能クヒトヲ得ルヲ釋スルナリ。

至尖楽用商鞅之法云云ハ、皆川淇園曰、楽越二段、乃又誠心ニ加ヘズ、徒ラニ虛辭ヲ以テ借ル者ヲ舉ケ。

是以孫叔敖云云ハ、皆川淇園曰、是以以下、因テ賢主遭ヒ難ク、而テ材臣動モスレバ羈阱ニ陷ル、故ニ木世出ノ士、多ク逃逸ニ甘ンズ官フナリ。

懷可報之意ハ、皆川淇園曰、之ガ臣タル者ヲシテ感激シ、之ガ恩ヲ報ズルヲ願フノ意アラシムルヲ謂フ。

見情素ハ、顏師古曰、見ハ顯シテ之ニ示スナリ、素ハ心ノ向フ所ヲ謂フナリ、墮ハ毀ナリ。無愛於士ハ、顏師古曰、吝惜スル所ナキナリ。

臣聞明月之珠云云ハ、集註曰、此ヨリ官貴之樂也ニ至ル、是第四段、明ニ左右隨官ノ信ズベカラザルヲ言ヒ、而テ今人主ノ讒ヲ信ズルヲ以テ之ヲ諷ルナリ、皆川淇園曰、先容アレバ、則枯株モ重器ト爲リ、因ル所ナケレバ、則珠玉モ怪ム所ト爲ル、然ラバ則布衣ノ士常ニ因ル所ナキ者、人主察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隋侯之珠ハ、漢書隨珠ニ作ル、顏師古曰、隨國ノ侯、大蛇ノ傷ヲ見テ、療シテ之ヲ愈ヤス、蛇明珠ヲ銜ンデ、以テ其德ニ報ユ、故ニ隨珠ト稱ス。

雖包堯舜之術ハ、札記包ヲ蒙ニ作ル、云フ索歷本各本包ニ作ル、新序漢書文選並ニ蒙ニ作ル、按ニ索歷注亦蒙ニ作ル、ニ似タリ。

獨化陶鈞之上注漢書音義云云、顏師古曰、此說非ナリ、陶家轉ズル者ヲ名クテ鈞ト爲ス、蓋周回調鈞ニ取ル ノ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一作倣。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此承上言士必爲己用示己必報主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跖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跖。盜跖也。○索隱曰。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妻之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此下皆莫爲先容言己又過之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音灼云。槃柢木根也。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刻。是爲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

ミ、聖王天下ヲ制馭スル、亦猶陶人ノ鈞ヲ轉ズル如キナリ。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顏師古曰、昭ハ明ナリ、曠ハ廣ナリ。

臣聞盛飾入朝者云云、焦竑曰、此ヨリ末ニ至ル、是第五段、明ニ忠信ヲ盡スノ士、終ニ讒言ノ蔽フ所ト爲ラザルヲ言ヒ、以テ己ノ意ヲ明ニシ、前起語忠信ノ兩字ヲ結ブ。天下寥廓之士、顏師古曰、寥廓ハ遠大ノ度ナリ。

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注詩云云、札記云、下巖字誤ナリ、漢書文選竝ニ載ニ作ル、注集解誤本ニ據テ、强ヒテ之ガ改ヲ爲スナリ。

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覩卒遇。共成王功。若烏烏之暴集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櫪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閒。謂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烈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己。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此言已終不背忘以求合以結之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卑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囚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黃震曰。魯仲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爲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爲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于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爲。射書何爲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爲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直以爲天下士未也。○鄒陽自陷縲紲。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甚羞哉。

楊維禎曰。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縱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竊韓魏。制燕趙。脅齊謀楚。囊括并吞之志。固不待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歃血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餧虎。馴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秦不稱帝於天下。一髮之閒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之舌。挽天下既去之勢。不亦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二國之疑。蹈海一死。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酣醢之地。亦凜凜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聞其議。而起盜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玉帛。奔走

關中秦且儼然以鞏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眇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曜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閒。連之不屈於物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夫何愧哉。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太史公俾鄒陽同傳。擬人恐非其倫耳。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爲楚懷王左徒、錢大昕曰、黃歇左徒ヨリ令尹ト爲ル、則左徒モ亦楚ノ貴臣ナリ、札記云、注正義在字、疑フ即下左字ノ誤衍ナリ。嫻於辭令ノ嫻ハ、習ナリ。

關草藁ノ藁、札記藁ニ作ル、云フ他本或ハ藁ニ作リ或ハ藁ニ作ル、皆誤俗ナリ。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爲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史記嫻音隱。又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尙。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

作離騷ハ、淺稚陸曰、漢武帝離騷ヲ愛シ、淮南王安ニ命ジ、離騷傳ヲ作ラシム、太史公原ノ傳ヲ作ル、淮南ノ詞ニ本ヅクナリ。

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刀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士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寒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曰。誹方畏反。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

不獲世之滋垢ハ、錢大昕曰、滋ハ玆ト同ジ、說文ニ、玆ハ黑ナリ、春秋傳ニ、何故使ニ我水玆ニトアリ、札記云、廣雅ニ、獲ハ辱ナリ、又濩ハ辱汚ナリ。

乃令張儀詐去秦云云ハ、淺稚陸曰、張儀始終ノ事ヲ詳ニスルハ、屈原楚王ヲ諫ムル張本ト爲ス。

大破楚師於丹浙ハ、錢大昕曰、浙當ニ淅ニ作ルベシ、楚世家丹陽ニ作ル、札記淅ニ作リ、云フ索隱本淺毛本竝ニ

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徐廣曰。嚼。疎靜之貌。○索隱曰。嚼音自若反。泥音涅。淖音淖。又竝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上推離騷本旨。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曰。上足松反。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正義曰。丹陽。今岐江故城。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匄。名。音

訴ニ譌ス、注同ジ、錢氏攷異ニ依テ改ム、蔡本中統游王柯本並ニ丹陽ニ作ル、楚世家同ジト、注正義岐江ハ枝江ニ作ル、云フ枝ヲ岐ニ譌ス、考證郡國志ニ據テ改ム。

蓋。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曰。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正義曰。昧莫葛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雎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殺其將唐昧注正義莫葛反、錢大昕曰、呂氏春秋唐蔑ニ作ル、漢書古今人表同ジ、古文昧蔑通ズ。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云云、唐順之曰、忽又轉ジテ離騷上ニ到ル。

人君無愚智云云、余有丁曰、事ヲ序シ未ダ畢ラズ、中間雜フルニ論斷ヲ以テス、伯夷傳ト略同ジ、蓋傳ノ變體ナリ。

不知忠臣之分、札記云、臣字疑フ衍ル。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徐廣曰。三十年入秦。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名橫。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

豈足福。索隱注正義豈是受福ノ是字、札記疑ニ作ル、云フ足ヲ是ニ誤ス、考證改ム、

子非三閭大夫歟。注ハ、王逸ノ離騷序ナリ、序其譜屬ノ上屈原二字アリ。

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沈。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索隱曰。漁父。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

新沐者必彈冠。呂延濟曰。彈。其座。振去塵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王逸曰。蒙垢塵。札記垢汙ニ作ル、云フ蒙刻汚、各本敵ニ作ル、游本瑕ニ作ルト、索隱汶汶者音閔、汶汶猶昏暗也ニ作ル、云フ疑フ汶者二字衍スト。寧赴常流。常流。常流。猶長流也。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沈。此其義也。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莫古反。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汨。謂疾行也。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眩也。○索隱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墨。無聲。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淨。漠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

本窮寵ニ作ルト、戴震曰、眴ハ揚雄ノ所謂目眴、眴ハ見ルナキナリ、窮寵ハ山谷ノ深キナリ、注索隱、札記眴音舜、徐氏云眴音眩、窮音烏鳥反ニ作ル。冤結ハ、戴震賦注冤結ニ作ル、冤音鬱ナリ。章畫職墨兮注索隱楚詞職作志ハ、錢大昕曰、職ハ識ト通ズ、周官職方氏ヲ、漢ノ華嶽碑ニ識方ニ作ル、是ナリ、志即識ノ古文ナリ、周禮注ニ見ユ。外察其揆正ハ、戴震曰、揆正ハ、揆度ノ正シク法守ト爲スベキヲ謂フナリ。玄文幽處兮ハ、玄墨ノ文ヲ持テ、幽冥ノ處ニ居ルナリ。瞀以爲無明注正義盼、札記眄ニ作ル、云フ眄ナ盼ニ譌ス、今改ム。鳳盈在笯云云、戴震曰、方言ニ、籠ハ南楚江沔ノ間ナ窮ト謂ヒ或ハ之ヲ笯ト謂フ。注正義裏俟順ハ、札記云、俟字疑フ誤ル、類聚裏挾碑ニ作ル、今本韓詩外傳、亦挾碑二字アリ、蹙正ノ上足字アリ、云フ官本足字アリ、類聚ト合ス、五備舉ノ五下色字アリ、云フ官本色字アリ、類聚ト合ス、今本外傳彩ニ作ル。任重載兮注王逸曰ハ、楚詞注ニ用字ナク、身下ニ放弃二字アリ。誹駿、札記云、誹索隱本非ニ作ル、駿字各本皆同ジ、姑ク之ニ仍ル。文質疎內ハ、戴震曰、文ノ質ニ過ギザル、之ヲ認ム疏ニ似テ、又且內ニ藏スルヲ言フ。材樸委積ハ、戴震曰、用ヲ待ツノ材樸積シ、富有ナルヲ言フ、說文ニ樸ハ木素ナリ。古固有不竝兮、洪興祖曰、聖賢時ヲ竝ベテ而生セザルナリ。邈不可慕也、戴震曰、邈ハ遠キ貌ナリ。懷遂ハ、戴震曰、懷ハ止ナリ、遂ハ猶抑ノ如キナリ、鄭康成箋毛詩ニ云、契回ナリ。遭路北次兮、方崤原曰、涉江篇ニ據レバ、沅ヨリ澧ニ入リ、乃遷所ニ至ル、則遭淵ニ沈ム、

爲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刓。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爲圓。易初本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由。道也。○正義曰。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瞍奏公。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目者也。瞽。盲也。○正義曰。睇。目帝反。盼也。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索隱曰。下音戶。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笯一作郊。駰案王逸曰。笯。籠落也。○索隱曰。笯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鶩。○正義曰。瑞應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俟順。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備舉。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佞不異。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照。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爲也。○正義曰。羌音驅。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千人才爲俊。一國高爲桀也。庸。斷賤之人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與。駰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牾。逢也。○索隱曰。楚詞牾作遇。竝吾故反。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滑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

當ニ北行スベシ、故ニ道路北次ノ語アリ。合憂、索隱楚詞作舒憂ハ、札記云、合ハ當ニ舍ニ作ルベシ、舍卽舒字ナリ。浩浩沅湘兮注索隱海陽山、札記陽海山ニ作ル、云フ各本誤倒ス、漢志ニ依テ乙正ス、正義海山ノ上陽字アリ、流字ナシ、云フ陽字ナ脫ス、北下流字ヲ衍ス、考證說文ニ依テ改ム。分流汨兮云云ハ、戴震曰、汨汨ハ疾キ貌ナリ、修ハ長ナリ、拂ハ茀ニ作ル、茀草昭注國語云、草穢路ヲ塞グヲ茀ト爲スト、是ナリ、曾ハ累ナリ、唫ハ呻ナリ。驟將焉程兮、錢大昕曰、程讀テ秩ノ如シ、四ト韻ヲ爲ス、書ノ平秩東作ヲ、史記ニ便程ニ作ル。各有所錯兮、方苞曰、錯ハ措ト通ズ、置ナリ、窮達禍福各措置ノ處アルナリ。人生有命兮、札記人生莫命ニ作ル、云フ各本有命ニ作ル、雜誌云、當ニ宋本ニ從ヒ莫ニ作ルベシ、楚詞民生莫命ニ作ル。何畏懼兮、札記余ヲ餘ニ作ル、云フ索隱本餘、各本余ニ作ル。曾傷爰哀云云、札記云、雜志云、上曾唫恆悲四句ハ、卽此四句ノ異文ナリ、特ニ史ハ前ニ在リ、楚詞ハ後ニ在ルノミ、後人楚詞ニ據テ、史ヲ增ス、已ニ上文ニ見ユルヲ知ラザルナリ、此四句當ニ史較叔師本ニ從フベキ、長ト爲スニ似タリ。自投ハ、札記云、索隱本沈ニ作ル、雜志云、沈字是ナリ、注每於此日以筒ハ、筒上竹字アリ、云フ官本竹字アリ、類聚四、續齊諧記ヲ引クト合ス。於莫敢直諫云云、方苞曰、諸人ノ直諫スル能ハザルヲ惜ミ、而テ聚クルニ楚ノ創ト滅トヲ以テス、通鑑脈絡皆相續輸ス。

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二牂牁東一。北流入二江一。湘水出二零陵縣海山一。北流入二江一。按二水皆經二岳州一而入二大江一也。

拂兮。索隱曰。楚詞作二幽蔽一也。道遠忽兮。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餘並作余。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爲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過眞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

法制度ハ、札記云、中統游本法ヲ改ニ作ル、按ニ漢書法字ヲ刪ル。

讒諂未遠ハ、顏師古曰、遠ハ暇ナリ、白ラ以テ當ニ制ヲ改ムベカラズト爲ス。

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爲上也。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接上漢有賈生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爲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也。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索隱曰。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共。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一句兩意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曰。闒音天蹋反。茸音而隴反。應劭胡廣反。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闒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一句一意足成上一句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一句兩意與鸞鳳鴟梟句法同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也。倒植。賢不肖顚倒而易位也。書作隨夷溷兮。跖蹻廉。一句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跖。盜跖。蹻。莊蹻也。莫邪爲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瓚曰。許愼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讀爲鈍。鉛刀爲銛。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曰。鉛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嚜嚜。不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斡棄周鼎兮。

辭往行聞ヨリ不得長又ニ至ル、札記云、漢書文選此十字ナシ、志疑云、生服鳥舍ニ入ルニ因リ、故ニ以テ命長キヲ得ズト爲ス、卑溼ニ因ルニ非ルナリ、此乃下文ノ複出スル者、當ニ衍ナルベシ。

共承嘉惠兮。顏師古曰、嘉惠ハ詔命ヲ謂フ。

遭託湘流兮。顏師古曰、遭ハ至ナリ、湘水ニ至リ、而テ因テ其流ニ託スルヲ言フナリ。

遭世罔極兮。顏師古曰、罔ハ無ナリ、極ハ中ナリ、中正ノ道ナキナリ。

方正倒植。錢大昕曰、植ハ置ト同ジ、論語ニ植其杖而芸、漢石經置ニ作ル、札記云、選注ニ史記ヲ引テ置ニ作ル。

斡棄周鼎兮而寶瓠瓢。札記而字ナシ、云フ各

本兮下而字アリ、索隱本無シ、下二句ト一例ナリ、雜志云、漢書文選兮瓠下ニ在リ、亦而字ナシ。訊曰注索隱、一札記、訐曰、李奇曰訐告也、音信、張晏曰、離騷下章訐亂也、劉伯莊音索對反、訊猶宣也、亟宜其意、周成師古音碎也ニ作ル、云フ周成ノ下疑フ脫文アリ、隋志ニ梁解文字義七卷、周成撰アリ、又云、師古音碎也ハ、自ラ漢書注合劉チ引テ改ム、師古二字解詁ト爲シテ譌ル、按ニ漢書訐曰ニ作ル、字典云訐訊ト通ズ。章甫薦屨兮ハ、顏師古曰、冠乃下ニ居リ、屨反テ上ニ在ルチ言フ。

壓處注正義以自ノ下、札記珍字アリ、云フ官本珍字アリ、各本脫ス。

豈云異夫犬羊注正義其文如纂ハ、札記纂文如蓄ニ作ル、云フ騏チ其ニ譌シ、蓄チ纂ニ譌ス、汪校改ム。

臨九州而相君兮、索隱云、漢書作歷九州、錢大昕曰、臨當ニ讀テ鬻ノ如クスベシ、鬻歷聲相近シ。

見細德之險微兮ハ、札記云、困學紀聞云、漢書顏險險之體ト注スレバ、則微當ニ險ニ作ルベシ、文選微ニ作ル。

固將制於螻蟻ハ、札記螻蟻ニ作ル、云フ此倒文以テ韻ニ叶フ、蒼螻ナリテ讀デ龍珠切ト爲ス、集韻十虞此一音アリ、此後世俟チ轉シテ虞ニ入ルルノ濫觴也、讀者螻蟻ノ字ヲ習見シ、以テ誤ト爲シ、而テ之ヲ

而寶康瓠。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康空也、○索隱曰、斡音烏活反、甈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甈也。騰一句一意與下句對說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曰、一句一意足成上一句罷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苦嗟、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索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漢書遰作逝、遰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沕深潛以自珍。徐廣曰、沕潛藏也、音亡筆反。彌融爚以隱處兮。徐廣曰、一云、偭蟨獺、一本云、彌蝎爚、以隱處也、○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蟨獺、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兔、江東謂之魚獺。夫豈從蝘與蛭螾。漢書蝘字作蝦、韋昭曰、蝦、蟇也、蛭、水蟲、螾、丘螾也、○索隱曰、蝘音蟻、漢書作蝦、言偭然絕於蟨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引、○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

葬從螻、此下惜其不早去而罹正譏毀也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世以藏隱、其文如纂也、驥、千里馬。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斑、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索隱曰、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宰也。索隱曰、漢書宰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臨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臨音旦、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逝之。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汙、濊也、瀆、小渠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如淳曰、大魚也、瓚曰、鯨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爲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傳爲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

乙ス、蠟字、亭都下去魚ト韻ヲ爲スベカラザルヲ知ラザルナリ、今惟索隱本未ダ改メズ。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注、札記上文乃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注索隱ヲ移シテ、此際正義ノ上ニ入レ、云フ合刻本索隱ヲ前文ニ係ク、司馬貞ノ意ニ非ズ、今移正スト。

單閼之歲注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錢大昕曰、漢書律歷志按ズルニ、高帝元年歲敦牂ト名ヅク、太初元年歲困敦ト名ヅク、是ヲ以テ之ヲ推ス、單閼ノ歲當ニ是文帝七年ナルベシ、徐氏古者紀辰ノ法アルヲ知ラズ、故ニ六年ト云フナリ、按ニ敦牂ハ午ナリ、困敦ハ子ナリ。

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棊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鵲而大。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鷄。其雄爲鴞。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云。廣。猶寬也。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閼。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閼烏曷反。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識策之辭。○正義曰。發棄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子。服。小顏云。子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正義曰。菑音災。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擊首奮翼。口

化變而嬗八、札記變化ニ作ル、云フ毛本索隱本及漢書文選ト合ス、各本倒ス、錢大昕曰、文選嬗ヲ鱉ニ作ル、蓋章昭本訓、而ヲ如ト爲シ、鱉ヲ蟬ト爲スニ从フナリ。

不能言。請對以臆。此下皆假臆爲對。正義曰。協韻音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或曰。蛻蟬相連也。○索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與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閒。沕音密。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曰。音勿。禍兮福所倚。正義曰。於賤反。依也。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祸。案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曰。傅說衣褐帶索。版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應劭曰。福禍相爲表裏。如糾纆繩索。糾。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纆。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

大專槃物兮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槃讀曰鈞槃猶轉也、綏大昕曰、專ト鈞ト聲相轉ズ、舌齒音異ニシ、而テ均シク出聲ト爲ス、此假借ノ例ナリ、槃讀テ般ト爲ス、補完切ナリ、般播聲相近シ。

何足控摶ハ、札記控摶ニ作ル、云フ蔡王柯淩本竝ニ摶ニ誤ス。

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捍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爲通利。令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

坱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坱音若央。軋音若乙。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正義曰。坱字音烏郎反。軋於黠反。○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利也。

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與音預。

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索隱曰。此莊子文。

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也。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摶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忽然爲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己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

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爲鬼。是爲異物也。患協韻音環。

本竝ニ摶ニ誤ス。

捆如囚拘ハ、札記捆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捆、各本捆ニ作ル、錢大昕曰、索隱云、說文云、捆大木梱也、說文ヲ按メルニ捆字ナシ、索隱殆ド誤ルナリ、漢書傳ニ作ル、而テ蘇林音欺全反、御テ圃音ト相近シト、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

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貪夫徇財兮。列士殉名。百人生不過此二者

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徇。○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也。○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

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馮。馮亦恃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正義曰。馮音憑。

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貪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弘曠。故名大人。

拘士縶俗兮。攣如囚拘。徐廣曰。攣音華板反。又音晥。索隱曰。說文云。攣。大木柵也。漢書作僊。音去隕反。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

至人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

眞人淡漠兮。獨與

札記云、說文欄欄傍三字皆ナシ、字音字義ヲ以テ之ヲ求ムル、圈字ニ於テ近シト爲ス。好惡横意注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錯大所曰、意當ニ逆ニ作ルベシ、說文ニ逆ハ迎ナリ、一ニ曰、十萬ヲ逆ト曰フ。直人淡漠兮注不以心捐死ハ、札記死ヲ道ニ作ル、云フ考證莊子ニ據テ改ム。

羨空而游ハ、札記游ヲ浮ニ作ル、索隱本ト漢書文選ト合ス、各本浮ヲ游ニ作ル、雜志云、游字誤ル。細故懲前兮、錢大昕曰、前字ヲ成サズ、當ニ翦ニ作ルベシ、翦芥聲相近シ、故ニ漢書芥ニ作ル、注正義如邁反ハ札記如ヲ加ニ作ル、云フ如ニ誤ス、今改ム。

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死。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眞人也。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曰。遺形者。形固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也。○索隱曰。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言君子見險則止。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出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德道之士也。細故懲前兮。何足以疑。韋昭曰。懲音士介反。○索隱曰。前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懲介。興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曰。懲刃邁反。前如邁反。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

王孝昭時列爲九卿ハ、浚稚陸曰、司馬遷ハ、漢武ノ末年ニ卒ス、此賈嘉孝昭ノ時ニ至リ、列シテ九卿ト爲ルト言フ、蓋後人ノ增ス所ノミ。

自沈淵。索隱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徐廣曰。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爲長沙傅。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弃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于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主法也。質不委于先王。而受嫌于後主。放于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投汨羅以死。嗚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腹。不爲死之得所哉。

何良俊曰。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弔屈原文與鵩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于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余有丁曰。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類楚之放平。平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己之言。不得已而自沈。誼以新進之士。欲朋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于帝。太史公同取其文。而同悲其志。故列爲同傳焉。

王愼中曰。太史公先敍屈原以讒見疎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復敍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敍其見放作漁父天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爲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卽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

陽翟大賈人也、注正義今河南府也ハ、札記今河南府縣ニ作ル、云フ也字誤ル、考證改ム。

往來販賤賣貴ハ、皆川淇園曰、販字、後世用ル所、率ネ物ヲ市中ニ行賣スルノ義ト爲ス、而テ此販字ノ如キ、卻テ是價賤キ者以テ買フ義ト爲ス。

此奇貨可居ハ、胡三省曰、賈人物貨ヲ居積シ、時ヲ伺ヒ以テ利ヲ牟ボル、異人ヲ以テ財貨ニ方アルナリ。

注正義立國家之主贏、札記立主定國之贏ニ作ル、云フ官本立主各本皆倒ス、屈城、云フ王柯本屈ヲ聊ニ作ル、楊泉君ノ楊ヲ陽ニ作ル、云フ官本陽、秦策ト合ス、各本楊ニ譌ス、下同ジ、子傒、胡三省曰、蓋秦太子ノ子、愛セラレテ長ニ居ル者ナリ。

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孫子云。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爲進用。宜依小顏讀爲賫。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屈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蓄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諾。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入說王后。爲請於趙而歸之。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爲太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

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爲一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舉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重尊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

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曰。朋音閑。毛晃曰。絕。相去遠遠。

呂不韋怒念云云。蓋伏日。念。不。眞。念。非。不韋身。知。而。怒。以。念。不韋伴怒。作。

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曰。朋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卽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

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錢大昕曰、蓋不韋之妾助、送二郎鄲ノ豪家トナル。

莊襄王所養母、札記養字ナシ、云フ各本所下養字アリ、索隱本ナシ、雜志云、後人ノ妄加ナリ。

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爲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案有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太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爲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

齊有孟嘗君注索隱孟嘗君申死已久據表及傳、札記云、單本此十一字ナシ。

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爲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愼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愼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

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云云、方苞曰、夏太后華陽太后ノ薨葬ハ、應ニ不韋傳ニ載スベカラズ、夏太后後百年當有萬家邑ノ語アルヲ以テ、史公奇ヲ好ミ之ヲ傳ヘント欲シ、而テ以テ秦本紀ニ入レバ、則

嫪毐ハ、嫪音居蚪反、毐音烏改反、顏師古音ニ據ル。

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爲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謂宮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郊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按在長安東也。

體要ニ關スルナシ、故ニ莊襄王ノ葬ニ因リ、秦述シテ之ヲ書ス、而テ莊襄王ノ葬、不韋傳ニ見ル所以、又後莊襄王ト芷陽ニ合葬スル者ハ、乃不韋ノ姬ナルヲ以テナリ、但此等止ダ文章波瀾ノ爲ニ設ク、史法ニ據レバ、則宜ク書スベカラズ。

○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婦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始皇。○索隱曰。劉氏婦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婦子。言輕諸侍中。以爲窮婦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棫陽宮。地理志。雍縣有棫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遊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

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嫪毐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爲帝太后。豈謂誄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曰。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

曹沫者魯人也注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錢大昕曰。說文ヲ按ズルニ、沫ハ末ニ从フ、莫葛切ト讀ム、亡葛ト同ジ、沫ハ未ニ从フ、荒內切ト讀ム、本ト是レ兩字、司馬貞混ジテ一ト爲ス、非ナリ、劌字宜ク讀デ鑿聲曦曦ノ如クスベシ、呼惠反ナリ、乃沫ノ音ト相近シ。獻遂邑之地以和注正義龍丘、札記龔丘ニ作ル、云フ官本龔、各本龍ニ誤ス。

進爲言之也。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索隱曰。齊魯鄰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卽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過脈處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

未可說以外事ハ、余有丁日、外事ハ楚ヲ伐ツヲ謂フ。

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接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

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指季子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强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先。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爲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爲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爲如字。左傳曰。光僞足疾。此之詳即僞也。或讀爲音僞。非也。豈詳僞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曰。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伏後衆人過我案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按智伯襄子荀瑤

漆其頭以爲飲器、通鑑注、顏師古曰、匈奴冒ヲ月支王ノ頭ヲ以テ、漢使ト血ヲ歃リテ盟フ、然ラバ則飲酒ノ器、是ナリ。

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爲飲器。索隱曰。按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爲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杯。故也。○正義曰。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疾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疿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爲賴。今之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吞炭爲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爲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也。戰國策亦作厲。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借友人爲讓之苦心處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爲厲啞也。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爲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

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有生色。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照前無所知名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廻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特書里。伏姊所言案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烈侯三年。烈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雖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按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更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

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挾反。錢大昕曰。俠累合讀。傀音卜爲。

具酒自暢注正義數色吏反、札記云、數字此音ナシ、疑フ吏ハ乃庶字ノ譌ナリ。

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札記夫人ヲ大人ニ作ル、云フ官本大、各本夫ニ作ル。注正義尊大嫗爲夫人、札記尊姑嫗爲大人ニ作ル、云フ各本姑ヲ大ニ作ル、與校改ム、錢大昕曰、正義本大人ニ作リ、注中夫人ノ字、皆大人ノ譌ナリ、下文家丈人召使前、索隱章昭ノ說ヲ引キ、古者尊父嫗爲丈人、又漢書宣元六王傳、古詩丈人故云遲ヲ引キ、之ヲ證ス、則司馬貞見ル所ノ漢書、今本異ナルナリ、宣元王傳、札記元下六字アリ、云フ官本六字アリ、各本脫ス。

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按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酒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大嫗爲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大人。益解。爲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

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雠。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失。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曰。戰國策譙周亦同。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之。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

因自皮面決眼、胡三省曰、皮面、刀ヲ以テ面ヲ剮シテ、而テ其皮ヲ去ルナリ、剮音寡、剮ナリ。

衆終莫能就、札記云、衆ト終ト一字ナリ、今衆終ニ作ル者、一本衆ニ作リ、一本終ニ作リ、後人誤テ之ヲ合スルノミ、韓策終莫就ニ作ル。請益其車騎、札記云、韓策益ヲ益其ニ作ル、義長ズ。韓之與衛云云、札記云、索隱本韓衛間不甚遠ノ六字ヲ出ス、疑ノ此衍文アラ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札記云、索隱本無生得ノ三字ナ出ス、考證云、唐本失字ナシ、後人誤テ增ス、雜志說同ジト、按ニ此說ニ據レバ、生得ハ生食ナリ、多人ナレバ生得セラルル者無キ能ハズト謂フナリ。

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蟲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索隱曰。案察謂觀察有志

韓購縣之、札記云、當ニ縣購之ト爲スベシ、下文王縣購其名姓千金ト曰フ、胡三省曰、賞ヲ懸ケテ以テ告ル者ナ募ルヲ購ト曰フ。

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方苞曰、史公增易スル所ナ觀ル、乃國策ノ疎ナルヲ知ル。

自刑以絕從正義自刑作刑、札記云、此壺正義本自刑ニ作ル、而テ合劉者之ガ訓ヲ爲スナリ、胡三省曰、絕從ノ從ハ、讀テ蹤ト曰フ、自ラ其蹤跡ヲ絕ツヲ謂フナリ、其姊妄云云、札記云、下一云字ヲ複衍ス、考證刪ル。

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剄也。按重猶愛惜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妄云云。云爲己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嚴正於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爲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札記云、韓景侯六年始テ侯ト爲ルヨリ、秦始皇二十三年ニ至リ、首尾百八十年、韓哀侯六年及其姊亦烈女也、札記及ヲ乃ニ作ル、云フ游王柯淩本乃ヲ及ニ誤ス。

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哀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也。

荊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爲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荊軻嘗游榆次。正義曰。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句伏按案

ノ若キ、又三十二年ヲ減ズ、六國表侯表ノ事ヲ韓烈侯三年ニ書ス、下秦始皇二十三年ニ至ル、實ニ百七十四年ナリ、此傳文及ビ集解索隱所ノ年數、皆合ハズ、正義更ニ謬ル、疑フ竝ニ傳寫ノ失ナリ。

目攝之、札記云、雜志云、攝ハ懾ナリ、漢十

一年左傳、武震以擾敗之、釋文ニ擾又之涉反、是擾慢ト同ジ。善驟筑者高漸離注正義曰、音子廉反ハ、札記王磯之音哉廉反ニ作ル、云フ隋志ヲ按ズルニ、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アリ、此之字疑フ所ナリ、蔡本王本並ニ之字シ、之廉反ニ作ルハ、此音ト同ジ、柯本王サ改テ正ト爲シ、正義ヲ割入ス、斯ニ謬ト爲ス。然其爲人沈深好書、昔川淇園曰、沈深二字、前三段ヲ結ブ。

踐與荊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正義曰。音子廉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爲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

恐不能須臾、皆川淇園曰、須臾ハ猶從容ノ如シ。

是固丹命卒之時也、胡三省曰、命卒ハ命盡クルヲ謂フ、樊將軍窮ヲ以テ來歸ス、當ニ死ヲ盡シテ以テ之ヲ保匿舍藏スベキヲ言フ、皆川淇園曰、丹命卒ノ一句ハ、上文是謂委肉ヨリ爲之賤也ニ至ル二十五字ニ答フルノ言ナリ。此謂奏怨而助禍矣、札記謂上所字アリ、云フ舊刻所字アリ。

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或曰、荊軻人ト爲リ沈深、即チ人ト爲リ智深カシテ勇沈ム、モト是一流ノ人ナリ、宜シク光ノ柯ヲ既メテ其身ニ代ルベキナリ。

太子迎、札記云、舊刻毛本迎ヲ逆ニ作ル。

荊軻可使也、注正義武陽、札記云、疑フ即下ノ秦舞陽ナリ、志疑云、秦舞陽ヲ、國策、燕丹子、錄續武梁ニ、並ニ武陽ニ作ル。

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爲燕媾同。媾。合也。漢文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到此引入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到此引入荊卿荊卿可使也。正義曰。燕丹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

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不棄其孤也、皆川淇園曰、孤ハ燕國ノ孤弱ヲ言フナリ。

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曰。闚。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云云、胡三省曰、燕丹荊軻ヲ禮致スルノ初ニ於テ、兩端ノ策ヲ或ス、荊軻其初說ヲ守ル、事成ラザル所以ナリ、之ヲ要スルニ、戰國ノ士、皆曹沫ノ故智ヲ祖トス、藺相如ノ秦王ニ舍シ、毛遂ノ從テ楚ニ結ブノ類ノ若キ是ナリ。

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索隱曰。燕丹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卽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

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

伏後案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

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胷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

徐廣曰。捥一作掔。○索隱曰。搤音烏革反。捥音烏亂反。字書作搤。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捥也。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乃今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云云、皆川淇園曰、此是舞陽少時ノ事ヲ謂フナリ。

何太子之遣云云ハ、皆川淇園曰、遣ハ、之ヲ遣ルヲ言フ、今之ヲ遣レバ、乃反ラザルナリト謂フ。

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索隱曰。焠。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竪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又前而歌曰、札記歌上爲字アリ、云フ中統書劉游毛本爲字アリ。

設九賓ハ、通鑑注、劉原父曰、賓ハ儐擯ノ擯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水。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卽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

ナ闕フ、九賓ハ擯者九人ナリ、按ニ擯ハ傳ト同ジ、出テ賓ニ接セシムル者ナリ。

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札記云、舊刻秦王ノ字ナ重ネズ、疑フ是ナリ、蓋此時軻ト秦王ト、皆柱ヲ環リテ走ルナリ。

曰。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宮。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丹子云。左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奪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

中桐柱、札記云、策桐字ナシ、疑フ衍ナリ、毛本銅ニ作ル。其倨以罵、札記其倨ニ作ル、云フ案本毛本罵、他本倨ニ作ル。

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子云。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狀其創死憤慨之意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

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欒布傳云。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鬻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棘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

作於宋子注正義提州平棘縣、札記趙州平棘縣ニ作ル、云フ各本趙ヲ提ニ誤シ、棘ヲ棘ニ誤ス、按スルニ、隋志趙郡平棘、大業ノ初、宋子縣ヲ廢シ之ニ入ル、郡縣志、武德元年趙郡ヲ改テ趙州ト爲ス、平棘ニ仍テ屬スト、今據テ改ム。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注索隱云云、札記云、此義改傳正義引ク所ト同ジカラズ、蓋司馬貞見ル所ノ漢書別ニ一本ナリ。

乃瞋其目、札記瞋ニ作ル、云フ柯逢本瞋ニ誤ス。

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人。故謂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爲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煙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爲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卜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結魯句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此篇、乃太史公自ヲ作ル所ナリ、國策ヲ綱スル、取テソノ首尾ヲ芟ス、蓋軻閑卷閒ニ居ル事、國策ニ入ルベカラズ、高漸離秦王ヲ朴ツ、秦六國ヲ并スルノ後ニ在ルヲ以テノ故也、後論自ラ之ヲ公孫季功董生ノ口述スル所ニ得ト云ヘバ、則戰國ノ遺聞ニ非ル、明ナリ、且先秦人事ヲ敍スル、皆廉峭ナリ、紆餘曲折ハ、史公ノ作ヨリ乃此アリ、好學深思者、當ニ能クヒ之ヲ辨ズベシ、又曰、田光ノ死、太子往テ哭スルヲ敍セズ、樊於期ノ事ト複スルヲ恐ルルナリ。

照前博浪沙

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彰上不中中間柱

索隱曰。案。不講。喚前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襄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廄門木烏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較。明也。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厠。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爲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爲不足恃。惟忠爲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荊軻豢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楊維禎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己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爲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己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爲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休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倜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爲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爲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楊士奇曰。諸侯弃甲兵之讎。爲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父母之喪。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仁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志。行出乎烈士。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閒。不亦薰蕕之共器乎。何孟春曰。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過讓

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爲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而爲善之人哉。刺客傳讚。吾無用讓子長之失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爲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常冤彊主以

爲郡小吏、札記云、郡字、類聚獸部、引作鄉、御覽百八十八、引亦鄉作、索隱本同。

此禽鹿視肉云云ハ、皆川淇園曰、其人、身卑賤ニ居ルナ以テ、而テ心ニ食ヲ得ントト欲スト雖モ、人ノ而視スル所ニ當レバ、則能ク强忍シテ行フ者ノ比ノミト謂フナリ、按ニ此說ニ依レバ、肉ヲ人而ニ視テ、而テ能彊行スル者ト讀ムベシ。

行人者去其幾也ハ、札記云、雜志云、行ハ須ナリ、去當ニ失ト爲スベシ。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云云ハ、皆川淇園曰、凡能ク大功ヲ成ス者ハ、皆慊セザル所アリト雖モ、而モ忍ビ强勉シテ其事ヲ就ス、是ヲ以テ卒ニ能ク其功ヲ遂グルヲ得ルナリ。

事之。於文紆廻。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卽如禽獸。徒有人而能彊行也。故訴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密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幷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幷六國者。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幷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正義曰。鄭

由竈上騷除、札記云、雜志云、御覽人事部、引竈上二老嫗二字アリ、案ズルニ、索隱若炊婦云云、則當ニ老嫗ノ字アルベシ。

作注漑渠注正義自山邸口ハ、札記自中山西

邸瓠口ニ作ル、云フ中字西字、考證河渠書游洫志ニ據テ增ス。

游閒於秦耳ハ、胡三省曰、遊說シテ以テ秦ノ君臣ヲ閒スルヲ謂フ。

求丕豹公孫支、札記求ヲ來ニ作ル、云フ索隱本來、各本求ニ作ル。

此五者、札記此五子者ニ作ル、云フ王柯浚毛本子字ヲ駁ス。

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邸瓠口爲渠。傍北山東注洛二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閒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亦未爲得也。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一本五下有子字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幷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索隱曰。秦惠王時張儀爲和。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幷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皐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

也。今陛下（舉本明輕）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濆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過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爲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與上五子者不產于秦相應）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之所生然後可。（上面一節只是順說又倒說）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爲獻。廣雅云。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妾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第二段又一轉）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上面反說一二項此專指女色又倒一倒不覺而墨索之。）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卽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項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阿縞之衣。札記云。阿或作綱。廣雅云。綱縞練也。淮南修務訓注云。阿。細殺。漢書禮樂志註云。阿。細緝也。司馬相如傳注云同。）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曰。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第三段）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缶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缶音市有反。）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人才滿前適用而已矣）今取人。（方正說）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有物也。）

（發明前）

（龍明其傳注索隱泰山云云。札記云。泰字誤衍）

ナリ、管子無シ。

此所謂藉寇兵、切三者曰、藉ハ慈夜切、假ナリ、借ナリ。

尊主爲皇帝、札記云、主ハ當刻王ニ作ル。

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他國得士而用之便成孝穆惠昭齎或爲資。義亦通。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云。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異。今乃分別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教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

辨白黑、札記辨ヲ別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別、各本辨ニ作ル。

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

餘子真從注在善文中、浚雅陸曰、杜預、古人文章ノ善者ヲ集メ、善文ト曰フ。

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爲後張本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伏後趙高與所矯制案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輼輬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云云、余有丁曰、趙高ノ首ヲ斯傳ニ歴載ス、同惡相濟スヲ見ルナリ、方苞曰、趙高亂ヲ謀ル、李斯ノ傳ニ入ル、高ノ惡斯之ヲ成シ、衆ノ亡斯之ニ主タルヲ以テナリ、其始迹ハ蒙恬ノ傳ニ入ル、蒙毅曾テ高ヲ治シ、其罪ヲ死ニ當シ、而テ高此ニ因テ賊心アルヲ以テナリ。

車中。徐廣曰。一作輜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轀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輜轀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轀車也。如淳曰。輜轀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

衛君殺其父云云、錢大昕曰、春秋ニ、衛ノ石曼姑帥ヲ帥テ戚ヲ圍ム、公羊以テ伯討ト爲シ、孟子書ニ衛君輒ヲ稱シテ孝公ト爲ス、故ニ趙高此首ヲ爲ス、然ルニ荆軻未ダ嘗テ輕ニ死セズ、輒亦德ノ戴クベキナキナリ。今大行未發、浸稚隆曰、先儒陳氏曲禮ヲ注シ、天王登假ハ、猶漢書ニ大行ト稱スル如シ、其往テ返ラザルヲ以テ、故ニ大行ト曰フ。

贏糧踵馬ハ、其時ニ乘ズベキヲ形容スルナリ。

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戴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願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

懷通侯之印ハ、胡三省曰、徹侯、漢ニ通侯ト曰フ、應劭曰、通モ亦徹ナリ、通ドハ功德至室ニ通ズルヲ言フナリ。

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訥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

斯之禍身與禍秦根由本此

忠臣不避死而庶幾ハ、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ハ、索隱曰、孝子ハ、身ヲ盡ミ親ニ事ヘ、危險ヲ蹈マザルヲ言フ、暗ニ胡亥ヲ指スナリ。就變而從時、札記云、毛本就ヲ龍ニ作ル、志疑云、文選東方朔畫贊ニ、引テ龍變而從之ニ作ル。秋霜降者云云ハ、札記云、索隱本下句ヲ出シ、動字ナシ、彙志云、秋字動字、皆後人ノ增ス所ナリ。

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

足以爲寒心、札記云、雜志云、以字文義ヲ成サズ、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テ足爲寒心ニ作ル。於是斯乃聽高、居隆曰、李斯詐ツテ胡亥ヲ立テ、陰ニ扶蘇ヲ弑ス、趙高ノ奸ニ由ルト雖モ、實ニ其私心欲スル所ナリ、彼其初之ヲ難ンズルハ、戮ヲ飾リ、以テ高ト天下トヲ欺クニ過ギザルノミ、其後扶蘇死シテ、斯大ニ喜ブ、眞情其レ微シク露ハル矣。

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詳始皇本紀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

即以屬吏繫於咸陽。周ハ、方苞曰、蒙恬ノ死、後ノ趙高ノ語ニ於テ之ヲ出ス、故ニ此ニ於テ其死狀ヲ言ハザルナリ。

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少蒙恬死一節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

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磔死於杜。史記音義曰。磔音貯格反。○索隱曰。磔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鄭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

磔死於杜注史記音義、札記史記并隱ニ作ル、云フ宋本中統本同ジ、游王柯凌本音隱ヲ誤テ音義ニ作ル。

治直馳道、札記云、直下字ヲ脫ス、治要引テ、治直道馳道ニ作ル。

飯土瓦器、土鉶、瓦ハ瓦器ナリ、鉶ハ瓦器ナリ。

手足胼胝ハ、皮厚キナリ。

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卽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麤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匽。啜土鉶。徐廣曰。匽一作槃。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殼於此矣。徐廣曰。殼音學。殼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殼。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爲隄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股。腐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札記云、然則二字疑ヲ衍ナラン。

肆志廣欲ハ、札記賜志廣欲ニ作ル、云フ賜字、蔡本中統游王毛本竝ニ同シ、字類補遺、此文ヲ引キ、亦賜ニ作ル、方言ニ、賜ハ盡ナリ、礙自ラ通ズベシ、今本肆ニ作ル者、疑フ後人賜志經見セザルヲ以テ改ム。

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

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援也。取也。凡鳥獸擊物。必轉足取援。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

布帛尋常鑠金百鎰ハ、淩稚隆曰、八尺ヲ尋ト曰フ、尋ニ倍スルヲ常ト曰フ、少ヲ謂フナリ、鑠ハ斷ジテ鑠鎰ノ鑠ナリ、鑠金ハ新鎰ノ金ナリ。

樓季不輕犯也。注樓季之兄也。札記云、句說ア。

跛牂牧其上。札記云、牂當ニ牂ニ作ルベシ、今本皆俗ニ從フ。注牝曰牂。札記云、舊刻牝ナ牡ニ作ル、按ズルニ、牂ハ、詩傳、爾雅、廣韻、集韻、並ニ牝羊ト云フ、內則鄭註、說文、玉篇、類篇、並ニ牡羊ト云フ、牝牡字形近ク、亂レ易シ、未ダ孰カ是ナルヲ知ラズ、然ルニ此文跛牂ヲ樓季ニ對シテ言フ、是人ヲ指ス、羊ヲ謂フニ非ズ、莊子駢拇篇ニ、臧穀同ク羊ヲ牧スルノ論アリ、疑ノ牂ト臧ト同音假借ナリ、乃牧羊ノ跛蹇ヲ言フノミ、注非ナリ。

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方苞曰、舍ハ除去ナリ、

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愼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一作嗃。陁墜之勢異也。索隱曰。陁。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墜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墜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淫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

既ニ聖人ノ術ヲ行ヒ、以テ天下ヲ督責スル能ハザレバ、則除去シ、天下ノ役トタリ、更ニ何ノ事トスル所アランヤト言フ、荀子是猶力少ウシテ任重シ、舍シ、棄折シ、適ナキナリ、、辭意略同シ。

開於側ハ、札記開於側ニ作ル、云フ蔡王柯毛本開ヲ開ニ作ル。

拂世摩俗、札記摩ヲ磨ニ作ル、云フ衆謬本磨、各本磨ニ作ル。

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

李斯以爲言八、淺稚陛曰、高二世ヲシテ朝廷ニ坐セザラシムルヲ言フナリ。

吾有所言者、札記云、治要、吾所欲言者ニ作ル。

楚盜公行注音私、札記晉松ニ作ル、云フ各本私ニ誤ス、吳王濞傳集解ニ依テ改ム。

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爲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爲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殽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殽抵。卽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

臣疑其君ハ、余有丁曰、疑ハ卽易ノ除疑於陽ノ疑ナリ、勢相近ク、均猷スルヲ言フナリ。司城子罕相宋云云ハ、韓大昕曰、韓子二柄篇云、子罕宋君ニ謂テ曰、夫レ殺賞戮予ハ、民ノ寡アノ所ナリ、君自ラ之ヲ行ヘ、殺戮刑罰ハ、民ノ惡ム所也、臣請フ之ヲ行ハント、是ニ於テ宋君刑ヲ失ヒ、而テ子罕之ヲ用フ、故ニ宋君劫カサルト、又人主篇云、宋君其爪牙ヲ子罕ニ失ヒ、簡公其爪牙ヲ田常ニ失フト、高誘注呂覽亦云、子罕宋昭公ヲ殺スト、宋世家ヲ攷フルニ、子罕ノ事ヲ載セズ、左氏傳ニ據レバ、司城子罕、乃宋ノ良臣、平公ノ朝ニ仕フ、初メ未ダ君ヲ劫カサザルナリ、但樂氏世世司城ト爲ル、或ハ子罕ノ後、更ニ政ヲ專ラニシ、君ヲ劫カス者アリ、事春秋以後ニ在リ、故ニ戰國漢初人多ク之ヲ言フ、鄭陽傳ニ、宋子罕ノ計ヲ聽イテ罷免ヲ因

フト、亦此子孫ナリ。

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每句反上）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威勢亞於人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

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剟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

辭服奏當上ハ、方苞曰、斯ノ辭服ス、故ニ高其罪刑ト相應ズルヲ奏スルナリ、漢書ニ奏當ノ成ル、卓陶之ヲ聽クト雖モ、猶以テ死シテ餘辜アリト爲ストアリ。

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

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爲孫子嬰。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

（與本紀卷五）（與本紀不合）

二世上觀ノ觀ハ、宮ノ門闕ナリ。

與宦者韓談ハ、錢大昕曰、大史公父ノ名談ナリ、李談趙談ノ談ノ如キ、皆改テ同ト稱ス、同談亦醉由近キニ取ル、此韓談獨リ改メザル何ゾ、滑稽傳談言微中、司馬相如傳因斯以諫、皆談字ヲ避ケズ、札記云、史談ヲ諫デ同ニ作ル、此後人改ム。

羣臣百官皆畔不適ハ、方苞曰不適ハ、君所ニ如カザルナリ、尚書民不適有居ト、字義同ジ。

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楊維禎曰。趙高謀矯詔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不成。高請于斯。斯既能以亡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亥以與高。其事必敗。孰與操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即高未誅。潛以矯謀聞於蘇。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機上肉爾。計不出此。他日事皆決于高。乃始上書高言罪。吁嗟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族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兎之樂。斯眞愚人也哉。

〔增〕柯維騏設扶蘇自訟書云。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爲始皇書賚上郡。數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爲絕命書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況國聽于君。家聽於親。死生惟命。誰能逃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令。祈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鏤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事之本末。不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災。邑之辭。常疑其事。乃今信其眞有耳。嗟乎嗟乎。臣何幸而罹此禍耶。夫父子之愛不可解于心者也。自非反德悖道之人。孰不欲其親全令名。而身共享安寧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也。臣雖愚闇。竊聞斯義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爲長嗣。休戚同之。關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

嚮者焚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臣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略陳衷悃。干冒威嚴。不圖拂意見疏。監兵上郡。自離膝下。今三年。瞻戀闕庭。儼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遠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祀東封。慫恿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爲詞。殊不知川途險巇。姦軌伺隙。供億日繁。民怨胥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令變起蕭牆。而荊棘生于朝也。臣亦揣往事取憎。強聒何補。第念先公穆公悔過自誓。卒能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于陛下哉。嗚呼。詎意以此獲罪耶。詔書云。臣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亦弗諒之甚矣。陛下混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藉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覬寵幸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履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納君于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孝。不蒙省察。而概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竊臣耳。父兮生我。何若是忍也。若乃衛宣于伋。實由讒倫。晉獻于申生。寔由嬖寵。陛下無二者之溺。而甘心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諛歟。陰謀者倡怨望之說。以傾奪歟。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賢不逮。若人而譏者特衆。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試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讒人交亂其閒。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冀收臣骸骨。埋之郿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弃捐。死得密邇。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終

取城阜ハ、札記成皐ニ作ル、云フ蔡本毛本成、各本城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以下次衆氏世功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

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幷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徐廣曰臨洮屬隴西。○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遂北逐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爲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官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

收河南注藝及勝、札記及字ナシ、云フ各本蓋下及字ヲ衍ス、官本無シ。

用險制塞、札記用制ニ險來ニ作ル、云フ蔡本中統淳熙毛本同ジ、他本制險倒ス。

至遼東注正義至海之上札記云、之上二字疑フ衍ナリ。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云云、淩稚隆曰、此突然趙高家ヲ起シ及ビ其即アル一段ヲ挿入ス、蒙氏ノ禍實ニ此ニ本ヅクヲ著ス所以ナリ。生隱宮ハ、或曰生レテ陰ナキヲ謂フ、索隱ノ說恐ラクハ非ナリ。

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方在曰、胡亥二字衍ナリ。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卽踰也。音臾。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隱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暗指趙高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己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

顧大夫爲慮ハ、王維楨曰、大夫ハ御史曲宮ヲ